

文史资料选编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集安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目 录



回忆抗联一路军在集安的活动

.....王传圣口述 李藕堂整理 (1)

我在集安参加的八次战斗回忆.....徐光 (35)

杨司令巧计破敌兵

.....朱文山、陈立志、于新江口述 卢庆福整理 (48)

杨司令在集安写的军歌.....杜宇 (57)

初识杨司令.....徐殷氏口述 石宴春整理 (59)

我当伪警察分所所长的时候

.....刘邦林口述 卓昕整理 (62)

帮红军治伤员.....王庆详 (71)

我弟弟参加了大刀会

.....王金玉口述 姜运超整理 (34)

关于清芳泉的历史.....包福成 (72)

清芳泉的新生.....徐秋云 (77)

回忆陈良指导员.....徐长智 (81)

“文字沟”岭名小考.....杜宇 李藕堂 (87)

“葫芦花”的由来……马魁——卢庆福搜集整理（83）

编者的话……………（89）

征稿启事……………（90）

回忆抗联一路军 在辑安的活动

王传圣口述 李藕堂整理

我是一九三五年一月参军的，在杨靖宇将军身边做了多年警卫员，亲自经历了抗联一路军在辑安的活动。这虽然已经是四十多年的往事了，但当年的浴血战斗和艰苦的军旅生活，使我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每每忆及，激动不已，更加缅怀敬爱的杨靖宇将军和为国捐躯的战友，对社会主义伟大祖国，也就更加珍爱。

下面，我把抗联一路军，在辑安的一些活动，追忆如下。

第一次到辑安

据我记忆，一九三五年秋接近冬天的时候，抗联部队从辑安路过一次。是从柳河出发，经通化奔辑安的。当时的军队主要在摇钱树岭和刀尖岭一带，因为这个地区形势比较好，便于开展游击活动。后来在沙包甸子西边，有个地方叫马蹄沟，在那里被敌人包围了，打了一天，晚上突围出来。转过年来，通过内线关系，在热水河子端了邵本良的团部之后，才开始向辑安作战略性的进发。

二道崴子战役

一九三六年二月末三月初，我们端了邵本良的团部，把当时正在通化开春季讨伐会的邵本良气红了眼，就象条疯狗似地跟在我们的后面，穷追不舍。我们没有理他，就叫他跟着，伺机揍他一下。有一天晚上，我们通过偷听敌人的电话，了解到敌人的奉天骑兵教导团要路过二道崴子，奔辑安搞春季讨伐。杨司令得悉这一情报，便提出袭击敌人的作战计划，全军上下一致拥护。于是一场袭击战便开始准备了。

我们一般白天不行军，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就在第二天午后，公开拉着队伍向西走去。这就给敌人一个错觉，认为红军从这一带撤走了。其实，我们并没走多远，到了二道崴子前面那个沟掌子，就住下不走了。这时，我们的便衣手枪队抓来敌人派出的两个探子。因为这两人是老百姓，我们一问，他们就说了实话。原来我们走后，敌人的警察署不放心，派这两人出探，看我们走的方向。问完之后，有的主张杀了这两人，杨司令说：“他们是老百姓，又不是专门干这工作的，又是被逼来的，不该杀了他们。”不杀也暂时不能放，杨司令就让人先将他俩绑起来，留下吃的，再留下两人看着，等打完仗再放。这两人说只要不杀，这么办挺好，就照杨司令说的办了。另外，通过这两人，我们还掌握了伪奉天骑兵教导团，今晚住在三道崴子，第二天一早奔辑安的情报。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当天晚上又回到二道崴子，对这场袭击战又进行了细致地安排。这时正是跑桃花水的季节，过一条大河（苇沙河），我们这些小兵怕冷，谁也不肯下河。杨司令没有批评我们，二话没说，头一个下了河。他那个大个子头

前一走，我们还有啥说的？也都辟哩叭拉地全下去了。过了河，人家作战部队都进屋了，烤火烘衣裳不冷了。我们指挥部的就不行了。上了岸，杨司令也没拧拧身上的水，就爬岗，我们也只好跟在后面爬。到了岗顶，因为棉袄棉裤湿的呱呱的，现在这么一冻，再加上小北风呜呜地一刮，我们可就受不了啦。看得出，杨司令他冻的也是够呛，可他还是站岗顶上，迎风用望远镜观察地形，一直到观察完了，他才亲切地问我们：“冻的够呛吧？”

我淘气地说：“冻到不冻，就是冷的受不了！”

杨司令笑了，他叫我们互相依靠着，挨的紧紧的躺下休息休息。我们按他的法一试，还真灵，比刚才暖和多了。不过还是冻的谁也睡不着，盼着快点天亮，盼着快出太阳。可是天不亮时，大家还可以动一动，冻急了，还可以起来蹦一蹦，活动活动。天亮以后就不行了，就不能动了。因为打埋伏么，岗顶上又光秃秃的没有树和隐蔽物，再冷也得老老实实地爬在那里，要不动，就暴露了目标，会被敌人发现。好容易盼出了太阳，身上才暖和一点儿。等到上午十点多钟，外边大街上开始动了。挑水的，扫院子的，喂牲口的……这些人全是我们自己人乔装打扮的。昨天夜里，我们一进沟，就把这个小堡子封锁了，只准进人，不准出去。要一旦走露了风声，可不是闹着玩的。

十点多钟，我们发现敌人已经从三道出来了。他们骑在马上，有的挎着枪，有的将枪倒背在肩上，什么姿势都有。队伍后边，跟着十几辆拉着炮弹箱子的大车，一共有三百多人。当头前的尖兵，到了河沿时，指挥部的枪就响了，埋伏部队一齐开了火。骑兵有这么个毛病，前边一打枪，后面的骑兵一时停不下来，往前一涌，正好就全部进了我们的包围

圈。原来我们寻思，敌人是骑兵，速度快，弄不好我们头前一开枪，由于我们的埋伏线不够长，很可能不会全兜进敌人，能跑出去一部分。谁知道，现在这么一开火，敌人就全部进了咱的口袋。有的敌人干脆连马也没下来就被打死了，有的可能要下来还没来得及，一条腿还挂在马蹬子上，就被打死，被马拖着跑了……没死的也都缴了械。整个战斗，杨司令亲自看的表，仅仅打了十五分钟就结束了。除了敌人的团长（于志山的小舅子）和三个尖兵跑了外，其余的全被打死和活抓。这次战斗，共缴了一门三号迫击炮，一架三八式重机枪、两架弯把子机枪、步枪接近三百支，手枪、匣子枪有三、四十只，还有一批弹药。那十几辆大车上的炮弹箱子，除了有六发炮弹外，其它装的都是石头。原来敌人每门炮，只发给六发炮弹，为了吓唬人，虚张声势，就故意装上石头，招摇过市。

这次战斗，我们歼灭了敌人的奉天骑兵教导团，还包括一个迫击炮连，一个重机枪连。所俘战俘，除了留下会使用、维修轻、重机枪的十几个，剩下的七十多名，经过教育，每人发给五元钱都放回家了。

成立一军三师

打完二道崂子战役，我们翻过山岗，就进到大沟里住下了。这时军部的第二教导团来了，由军部的政治部主任老铁（实际他姓孙，叫孙铁坚），还有第二教导团政委周建华率领，我记得团长杨俊恒没有来。他们来后，就研究成立一军三师。三师的组成，主力部队由军部的第二教导团，王云斋带的那个游击大队（实际上也是一个团），还有五团的不足三个连，成立一个合成部队。师长是王永泽，参谋长是杨俊

恒，政委是周建华，政治部主任是个朝鲜族人小柳（原在五国做共青团书记），叫柳什么忘记了。他们集中的地点在桓仁县的外三堡，改编完以后，接着就开始了整训。这段时间，大约是在一九三六年的三月末四月初。

撞针和抓子勾的秘密

打完二道崴子留下十几个战俘，不是别的目的，就是有些缴来的武器咱们不会用，好让他们教。怎么个教法？让他们把机关枪一遍又一遍拆开、装上、再拆开、再装上……差不多时，就拿出去打两枪试试。就这样机关枪的原理我们会了，其它的他们也教了，我们算是掌握了新缴来的这些枪支的用法。可是他们有一个地方没教，给我们后来造成不少麻烦。就是机枪前边的底下有个管，是出气和抽气的，也管速度快和慢。这个管上面有四个眼，分小、稍大、较大、大四种。夏天天热进气要用大眼，冬季最冷的天就用小的，春秋两季就用另外那两个。这个规律和用法因为咱们不掌握，所以每次都是把它上的挺紧，结果一打上个十枪二十枪后，不是撞针折了，就是抓子勾断了。每次战役结束，一到新地方住下，就得我当地的小炉匠给打撞针和抓子勾。

这样拖了两个来月，一直到六月份我们和一师见面了，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因为一师他们在西边战斗时，缴了一门平射炮和一些其它武器，还得到一本讲枪支机械的书。那本书在这个问题上，还特别注明了一下，讲的十分清楚。从那以后，每次战役之后，我们才再也不用找小炉匠了。

再打邵本良

在二道沟子刚刚住了几天，邵本良就追上来了。根据敌情分析，敌人可能在天亮以前赶到，杨司令就决定再狠狠打一下邵本良，然后再撤走。于是，我们在天亮前，部队全部上了山岗，由于我们才打了一次胜仗，士气高涨，加上地势又对我们很有利，大家心情很好。

战斗前，我们问被俘的那个满兵机关枪射手：“你能不能参加战斗？”他说：“能。”我们又问：“你打的谁不准？”他说：“差不多吧。”这样，我们就把机枪交给了他。天亮以后，邵本良的残部追来了。由于我们的重机关枪子弹一共就只有两箱子，只得等敌人到了北边山坡下的一片荒地，重机枪才开始射击。那个射手打的还行，战斗一打响，一下子就把敌人打到壕沟里去了。那次战斗打的挺好，不幸的是大王（司令部有两个姓王的，一个是传令兵，一个是我。他，人称为大王，我被称为小王）肚子负伤，肠子都打出来了。我们抬着他走了十几里路，他就光荣牺牲了。我们从天黑撤走，记得到高力沟子的紧沟里休息的。由于迫击炮只有六发炮弹，带着没多大用处，就搁在那里藏了起来。我们大概在那住了一天，然后跟热闹街南面过来，直接奔台上，打了台上警察署，在那住了一宿，第二天到了花甸子。花甸子的警察早跑了，我们看见他们收了不错鸡蛋，就放进锅里煮，准备每人分十个。还没等煮熟，邵本良从北面那个山岗上来了，我们没理他，不管鸡蛋熟没熟，捞巴捞巴装进铁桶挑着就走了。到了摇钱树岭，我们住了好长时间，又继续朝前走。邵本良大动肝火，和敌人总部联系，派了三架日本飞

机，在天空狂轰乱炸。邵本良象个急红了眼的瞎棍，领着残兵败将继续在房边穷追不放。我们离开辑安，过了桓仁、新宾、宽甸后，在凤城梨树甸子，才又收拾了他一下，结果，邵本良损失了一个加强营。可他还不死心，仍然跟在我们后边。

留下一把尖刀

一九三六年的秋天，我们到了西边，又转回到柳河。我们是一年两圈：春一圈、秋一圈。从南边走到西边，从西边再跟新宾，柳河那边回来，路过通化、辑安、桓仁。

我们从西边回到辑安，又奔台上，把警察署给端了，缴了三十来棵枪。这种枪很古怪，枪咀象三八枪，枪身那个地方象套筒子，子弹和三八枪子弹差不多，就是屁股大一点。回到辑安，我们想到这里地势好，便于开展游击活动，就决定留下一支小部队，象一把尖刀插在辑安。

可是把谁留下呢？研究来研究去，决定把军部共青团书记小李子留下了（后来派到一师，有的说当政委、有的说当政治部主任），一共给了他十几个人，大部分是岁数大点的，还有几个病号和伤号。武器就是打台上缴的那批枪，让他们在刀尖岭，摇钱树岭一带开展活动。从此，辑安有了一支不走的抗联小分队。

两份密件

一九三六年我们打邵本良和奉天骑兵教导团的时候，缴获了敌人两份密件。一份是敌人计划在三六年冬，集中兵力，妄图攻消灭我全东北的抗日游击队，然后抽调兵力进关，施展他们进攻中国和东南亚的野心。这是他们召开讨

伐会的重要内容和决定，第二份文件是讲他们的讨伐战略和战术，概括起来是对我们采取两条。一是半夜包围，拂晓开枪，第二条是对我们采取穷追，一直追得你不得休息，不得吃饭，不得睡觉，最后把你追到一个地方，在精疲力尽时，他们再集中兵力把你吃掉。敌人这两份密件的缴获，对我们作用很大。使我们掌握了敌人讨伐我们的战略战术，采取了有力的对策。他采取半夜包围，我们就采取拂晓前派人搜山，把住的地方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沟沟岔岔全都仔细搜查，然后上山等着，等到天亮了，咱们再出发。这样既使敌人有包围，我们一搜也就搜出来了。敌人不习惯夜战，我们就一边打一边撤走了。对于敌人的第二份密件，靖宇将军采取的对策是，下令给所有的部队，秋季一律准备粮食，在密营盖好房子，天一下雪就住进去，不再和敌人打照面，让他找不着我们，发现不了。便于蓄精养锐，保存实力，以便来年春后再出来活动，打击敌人。我们抗联部队之所以能在程彬叛变前不断发展、壮大、并严惩敌人，是跟采取这些策略分不开的。

帐蓬的诞生

一九三七年春天，我们在宽甸县四平街把日寇的牛岛部队打掉以后，敌人就急眼了，疯了，上边派飞机炸，下边派兵加紧搜山，想把我们一口吃掉。我们避其锐，不和他硬拚，而是扭过屁股到了辑安，在摇钱树岭，刀尖岭找到小李子那个小部队，就在那住下了。

这个时候，我们开始研究起住的地方来。因为一九三五年冬，敌人开始搞“三光”政策，归屯也就大部分开始搞了。这样，山里的房子基本上都烧了。从那时候起，我们

只能住山沟里那些还没完全烧毁的破房子。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天气冷到零下三十多度时，实在受不了。再不解决住的问题，是不行了。因此，这件事已摆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开始，靖宇将军先在纸上画，画完了又剪，剪完了又用浆子糊。先是搞了个圆型的，当中用棍子支起来，转圈用绳子拉，门放在一头，这玩艺儿研究出来后，发现有个毛病，就是敌人用机关枪一封门，要跑也跑不出来。后来又做了几个，也不理想。最后搞出来了一个象个房子、在中间开门的帐篷，转圈用木头压好，夏天可以用石头压。这个样好是好，只是一有情况，拱也拱不出来。这就说明在中间留门也不科学，那么究竟在什么地方开门？又卡住了。另外，这种帐篷顶上还得留个方眼，因为你在里边拢火，好往外出烟。要不两头一堵死，门再关严，不通风，里边的人憋的慌。要是夏天太阳再一晒，里边热的就更受不了啦。这种帐篷用了一段时间，热的不行，就将两头打开通风，这就自然形成了两头开门，大伙也照着这么办，从那以后，我们的帐篷就做成了这个样式的，再也没变。从此，新的帐篷诞生了，受到了战士的好评。

和二军毕团的联系

一九三七年的夏季，二军曾派来一个先遣团到辑安来。这个团就是当地老百姓称的“毕团”。团长姓毕，长的那个架势，真象个大马猴子。他自己也说：“老百姓给我送个外号，‘天上飞的老鸽子，地上走的毕老疙瘩’”。这个毕团长脑袋很够用，敌人说他很鬼。的确，他晚上神出鬼没，敌人几次抓他都没得把。他上半夜住在一家，下半夜他就走了，敌人根本弄不准他的行迹。他们到辑安后，就和小李子

联系上了。又通过小李子，和我们军部联系上了。不久，月政委和毕团长带着一个机枪排，到了桓仁县的前后夹道子找到了我们军部。到那以后，他们开了四、五天的会。研究的什么，由于他们不让我们在场，所以就不知道。那时候，我岁数不大，才十六、七岁，不让听正好出去，比呆在屋子里还强呢。他们在这开完会就走了，又回到了辑安。

这时候，我记得把三师的参谋长杨俊恒调到了军部当参谋长。然后，我们到了西边和一师见了面，打了几次小鬼子，转了一大圈，在一九三七年的年末，我们又回到了辑安。往回走的时候，因为要解决吃的问题，就打了桓仁县的鸭河口，敌人在那有个兵站，给敌人讨伐队准备的粮食在那儿堆着，我们去给收拾了。从那出来，我们就直奔摇钱树岭，和毕团再次见面。

这时的毕团，已经壮大了。来源主要是王凤阁的部队。王凤阁有三个团，有张团、李团、潘团，装备也比较好。他们的枪基本上都是三八式。这时候，他们有点干不动啦，潘团的人就改编到毕团，潘副团长调到军部当秘书长去了，他的警卫员高玉信，后来当了新成立的少年铁血队的队长。

除 夕 之 夜

榆树林子西边，摇钱树岭的东边，当中有个四方顶子。那上头净是雪，又没有树，我们就在那上头支上了一片帐篷，决定在这过阴历年。那上头没有水不要紧，我们可以化雪水喝，除了二团去弄给养不在外，其余的人都在忙乎过年。

四方顶子南坡有个石洞，门口有块大石头挡着。虽然一次进洞只能进去两个人，但里边很宽敞，可以容纳好几百

人。二团搞给养回来，天黑了，人也累了，部队就进了山洞去休息。不知怎么被敌人发现了，把山洞给包围了。情况很危急，双岔河的马营从东西方向上来了，南坡是小鬼子，西边还有警察大队呀还是自卫团，记不得了。反正是战斗打响后，什么枪声都有。那时候，我们已基本学会了“三番子”（一种行帮组织），就朝马营打了三枪，想试试他们的态度。他们立即打了三枪，我们一听乐了，他们是斋家礼的（注），这回不要紧了，他们不会再打我们，果然，他们心里也明白我们也入了斋家礼，就在岗底下打，不往上打了，也不前进。我们为防止意外，就用一个排看着他们，集中精力打旁的地方。那天，我们部队干脆没撤，转着圈和敌人打。打到天黑，敌人撤走了，我们就在四方顶子上度过了除夕之夜。

特 殊 任 务

过了春节不久，靖宇将军给了我一个特殊任务，让我带着另一个同志到外边跑情报。开始三天一汇报，后来改为五天，时间长了，就又变成什么时候有情报什么时候汇报。我明白，这是靖宇将军对我们的爱护，怕我们刚刚出去，没经验，发生了意外。当然也有点不放心，怕我们在外头闯了祸。明白了杨司令的心意，我们就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加緊工作，决不辜负司令对我们的期望。不过，离开了杨司令，我还是有些恋恋不舍。

当雪开始要化的时候，大概是在二、三月份，靖宇将军让我们去执行一个任务。我们在响导的指引下，沿着大蚊子沟岭顶上往热闹街巷道。那个时候雪大，常常来到膝盖以上。到了大蚊子沟岭，得爬后山绕过去，再往什么王八炕，

热闹街那个方向走。我们晚上走，正好还有月亮，一边走一边做记号，就是看看有没有我们可以适合打埋伏的地方。就这一条道，我记得连来带去，走了四、五天。我们回去以后，就把大部队引到了这里。后来又根据我们侦察的地形，大部队通过天桥沟的沟里，直接翻岗奔闹头，打了日本人的铁路工地。回来不久，我们就收拾了大蚊子沟警察分所。

大 车 店 战 斗

通过晚上窃听敌人的电话，我们获悉敌人一个迫击炮连，可能还有一个团部，从辑安奔榆树林子，然后从榆树林子奔双岔河。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怕我们半道上截他们，先派了一个连到老岭南坡放卡子。

那时候，老岭的南坡，道底下有个大车店。我们除了在别处设了埋伏外，在这个大车店里也埋伏了一个连。敌人也根本没想到我们会有一个连在大车店打埋伏。结果，他们走到大车店附近时，一点戒备也没有，想进去休息休息，喝点水找个车坐着走。岗顶上我们的指挥部看到这个情况，要再不打，敌人一进店就会把咱们的人堵在屋里了，没办法就开枪了。一开枪，敌人没处跑，往上吧，是大石楞子，底下是大车店，没办法只好进大车店。正好被咱们大车店里的同志打个迎面。就这样，咱们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地打，把敌人一个整连，打的一个也没跑掉，全叫咱们给收拾了。

这场战斗打响后，住在榆树林子的那个迫击炮连，就向这里开炮。而这时，战斗已结束，咱们立即撤走了，他们的炮弹还一个劲地往这边打……

智打太平庄警察所

四月份，我们军部接到老百姓报告，说太平村那个警察所挺捣蛋。有四、五十人，还有个日本指导官。他们经常到沟里去，名义上是讨伐，实际上他们不敢动我们。他们一到沟里，强奸妇女、抓鸡杀猪，打人骂人，翻箱倒柜等等，没有他们干不了的坏事。老百姓要求我们干掉这个害人的警察所。

靖宇将军决定满足群众的要求，但他又说：“过去咱们打满军，得抓住他一些把柄，一般不轻易打他。这次收拾他，我们也要先把伪警察的把柄摸清，这样便于打他们，我们也能尽量减少损失。”于是，就派了便衣去侦察、了解情况。他们回来说，这个警察所的警察好管闲事。原来这个警察所紧靠道边，他的岗就紧挨着大道。只要老百姓从那路过，他非盘问不可。轻者打两个咀巴子踢两脚，骂一顿就放走了。重者他便狠狠地揍你一顿。咱们根据敌人这个特点，就决定利用这一点收拾他。我们组成一个二十人的手枪队，由教导一团的许团长率领，我也参加了。上路的时候，象演戏。一挂大车上装的是高粱秸，里面藏了一架机关枪和弹药。车老板是弹药手，车后面跟着的那个就是机枪射手。大车前边，有两个战士装扮成喝醉了酒吵架的样式，其它人则分散着扮做行人，在这后面跟着走。等离敌人的岗有个一、二百步远的时候，那俩人就把原来准备好的那一瓶烧酒，你一口我一口地喝着，还你扯着我，我拽着你，你给我一巴掌，我给你一撒子的动手打。酒得真喝，打也得真打，要不就露了馅。这样，他俩连打带骂的就快到了警察所。他俩这么一吵吵，咱们

后边的人就围上来看热闹，还插言劝说：“唉唉，这是怎么回事？你们这是怎么的啦，别打啦！……”他俩假扮不听，还是撕撕扯扯地，要动真把抄。这时，后面的大车也限上来了。当他俩走到警察所的岗前，那个伪警察果然管住了。“站下，你们两个是怎么回事？”我们乐了，好小子，正好叫你等呢，你还真的来了。说时迟那时快，咱们围观的战士，一拥而上。连团长就把枪掏出来，顶在那警察的后脊梁上，低低地厉声说：“你别动，不准喊，一喊我就打死你。”那家伙没敢动，也没敢喊，老老实实地举起了手。我们把他绑好，就抬到干沟里去了。这时，机枪早已拿出来了，在连团长的率领下，一下子就冲进了伪警察所。敌人出发时睡回生，正脱了衣裳穿着裤衩在睡觉。咱们进去后，有两个小子想动手，叫咱们两枪就打倒在炕上。这两枪就锁住了，敌人谁也不敢再动手了。我们缴了他们的枪，每棵枪上都是一袋子子弹。我们见这屋里没有日本人，就问他们，他们说他在那角那个炮楼上喝酒。这样我们去了几个人，到那以后，就有俩个姑娘在炕上坐着，没有那个日本人。我往地下一看，哟！他妈的那个日本指导官钻在八仙桌子底下，正掏出枪叭叭地朝我们打了两枪。咱们的人幸亏躲得快，没伤着，上去就把这小子抓出来了。这个人是怎么处理的我忘了，可能是捞到沟里给揍死了。

这次战斗缴枪四十余只，临走，把这个警察所烧掉了。

去找魏政委

打完太平沟不久，我们听老百姓讲，东边下来了一支队伍，在商力沟子打了仗，还说这支队伍带着炮。靖宇将军说可能是魏政委他们下来了。住了两三天，我们听说在